



百岁叶先生，诗词润众生

韩玉霞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的南面，矗立着400米高的天津广播电视台，号称“天塔”，是天津著名的地标。2024年，时隔142天，天塔两次为一个人点亮灯光，这个人就是叶嘉莹先生，她是天津的骄傲。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先生以百岁之年驾鹤西去。这一日，天津阴雨霏霏，南开大学校园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走在无声的风雨之中，敬肃的脸庞挂着冰冷的泪滴。

1979年，叶嘉莹先生开始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其诗教之恩，泽被几代南开学子。晚年她回国定居，选择天津作为叶落归根之地，南开大学为她建了住所——迦陵学舍。从此，这一处安静之地，便成为南开人心中一个诗意的存在。素以谦逊为美德的南开人，一旦谈到叶先生，都无法掩抑心中的骄傲。

198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读书，当年叶先生为我们讲解、阐发古典诗词的意蕴，如同在我们心里埋下一个泉眼，漫漫时光中，泉流汩汩而出，浸润我几十年的人生，甚至惠及我一家三代。虽然我们不以诗词为业，但因为叶先生的诗教，我的人生从未远离诗意。

1980年代，我们正是二十岁的青春、有着清明纯净的心灵，遇到叶先生，何其有幸！

1980年代，初见叶先生

1986年，我在南开历史系读研一。这是秋季的第一学期，叶先生在中文系开设古典诗词课，我们同寝室的四位室友慕名一起去听叶先生的课，不是正式选修，而是旁听，但却成了我们最爱上的课，我们一次不落地听完整个课程。

每周叶先生的课，我们都跟小孩子盼过年一样，兴奋地期待着。上完课回到寝室，便叽叽喳喳地议论不停，争先发表自己的感慨。我们是八十年代的追星族，追的是叶嘉莹先生，她用传统诗歌呼唤人性觉醒，是带给我们震撼和深刻影响我们人生的诗国女神。

上课的阶梯教室是南开主楼最大的教室，有300个座位，中文系并没有这么多学生，但每堂课都座无虚席，因为有很多其他系的学生来旁听。1980年代的大学是开放的，莫说同校的学生，就是校外的人，都可以进到大学教室里旁听讲课、讲座。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求，让那个时代闪闪发光。

记忆深刻的是冬天。叶先生亭亭玉立于讲台上，可身的薄棉袄外，罩着半新的中式立领蓝布罩衣，梳着“荷叶头”，发际边缘微微内卷。

叶先生一开口讲课，我就被她清丽婉转的声音惊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女性原来可以发出这样柔美的声音。我们平生第一次听到叶先生古典诗歌的吟诵，悠扬顿挫的美妙韵律在屋顶高挑的偌大教室萦绕回响。

整整一堂课，我们如醉如痴，沉浸在古诗词的意境里，迷醉在这美妙的声音之中。虽然是旁听生，下课的时候也敢“理直气壮”地请求叶先生也给我们发讲义，看得出叶先生很高兴，她一定乐见青年学子喜爱古典诗词，乐见我们如此欢心、喜悦。

当年叶先生已经62岁，但那时我们对她的年龄完全没有概念，因为她显得很年轻，而且年龄根本就不是我们关注的细节。



2024年11月27日，作者吊唁叶嘉莹先生。 作者供图

叶先生辞世的第三天，我来到设立于南开逸夫图书馆的叶先生灵堂吊唁。已是晚上9点钟，自发前来吊唁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在灵堂门口，叶先生的大弟子张静老师亲切地与每一位来宾握手，感谢大家忙完一天工作，还在这么晚的时候赶来吊唁叶先生。张静老师是南开大学中华诗教和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这个研究所是叶嘉莹先生创立的，如今已实现薪火相传。

进到灵堂鞠躬行礼之后，我静立在叶先生的遗像前。这是她晚年的照片，笑容亲切，精神焕发，毫无老态。泪眼朦胧中，我的思绪穿越回几十年前，看到的是她当年的青春容颜，耳边再次响起她那美妙的声音：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是韦庄的一首小词，是叶先生当年给我们吟诵的第一首诗，我一直记忆深刻。在古典诗词欣赏课上，她给我们讲《花间集》，讲杜甫的《秋兴八首》，讲李商隐、李商隐后主，讲晏几道的《鹧鸪天》，讲稼轩词，讲纳兰性德，从诗词到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时代，诗人至情至性的节操，诗歌中兴发感动的原始生命力，讲悲春伤秋的情怀，等等等等。

“诗词女儿”给我点燃一盏灯

大学读书时我写有日记，近日找出来翻阅，发现叶先生当年讲授古典

诗词，直接影响到我对人生、爱情的认知，影响到我的三观的塑造。以下是1986年12月17日日记：

上午又上了叶嘉莹先生的课。到今天，我对叶先生的学问、修养的钦佩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给我们讲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但事实上，正是通过这些讲解，她把人的修养教导给我们这些青年。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渗透着中华民族品德修养的准则，追求人的完善，

对，是寻找失落的爱——我们对自然万物的爱，对同类的爱，对我们自己的爱……过去我们忘记了爱，今天，就是今天，我不知怎么顿悟了，我们离不开爱。

是今天嘉莹老师的课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吗？是下午海伦·凯勒的文章让我迷惘的心开了缝，还是今晚饭后的散步，或者是晚上美好的歌曲让我有了感触？都是，都可能。

南开天津校友会舞蹈团里有2008年入学的小师妹，她说她们当年读书时，也像追星一样去听叶先生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便拥到台上，拥偎在叶先生身边，幸福地合影留念。这是一代代南开学子的幸运，是南开的幸运，也是诗词的幸运！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2020年10月，南开大学101周年校庆之际，反映叶嘉莹先生诗词传奇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上映，室友任云兰特意请我去南京路上的红星电影世界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那一天，也是我在阔别校园三十多年后最快乐的一天，我们看着叶先生的面容，仿佛又回到当年的课堂，仿佛又回到青春焕发、清澈明亮的1980年代。

“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先生。”这是叶嘉莹先生荣获“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时的颁奖词，其中“继静安绝学”一句，说的叶先生对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诗论的研究非常深入。

2002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这本书的责编，写了一篇书评：《揭开被遮蔽的历史——编辑谈〈王国维与罗振玉〉》（《读书时报》2002年10月9日）。当时，我从家里书架上找到叶嘉莹先生所著《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阅读叶先生研究王国维诗词理论的一篇文章：《〈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叶先生这本文集是1982的版本，1982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阅读这本书却已是20年之后。为了写书评，我还阅读了叶先生研究王国维的其他文章。

叶先生认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新旧文化的激变中未能与时俱进，终在求新探索之后又归于保守。我认同叶先生对王国维人生结局的看法。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十之年自沉昆明湖，那个变乱的时代有负于大师；但是作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他自绝生命，是中华文化的损失，大师有负于时代。今天我写到这里，对叶先生一再言及的“弱德之美”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叶先生一生经历无数困厄磨难，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但叶先生终以坚韧隐忍的弱德之美，成就了辉煌的诗词人生。

才能有益于整个社会和人类。

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他有思想，有感情。人生活在社会群体之中，他的品格、行为就会对别人产生影响。仁爱、信义，对人类、对万物的博爱，是焕发人们美好感情的前提，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所应具备的情感。

听叶先生的课，每当她讲到爱情的时候，我都要反省自己，我是否是高尚的？我觉得是问心无愧的。专注地、不含一切功利地去爱一个人，会使一个人的情操变得高尚。爱一个心地纯正、品行高尚的人，使我幸福，我不去考虑一切身外的功利因素。爱一个人就是爱这个人本身，而不是爱他所拥有的庸俗的身外之物……“种竹交加翠，栽桃浪漫红。”爱就要爱得深、爱得切，他的幸福，就是我自己最大的幸福。

1987年3月13日的日记，我记到上午英语课，学了海伦·凯勒的《假如再给我三天光明》。晚上9点，我和室友王晖收听半导体播出的音乐会实况，是我国著名歌唱家演唱的外国著名歌曲，“我们心情一下变得开朗起来”。这是一件小事，但反映出1980年代我们国家对世界的开放，对外国文化敞开心怀的接纳。

这两天晚上，每吃完饭，我就和兰（任云兰，也是我的室友）出去散步，随意看看校园里的景物，看看春风满面的人们，心情格外舒畅。我们去找寻春天的脚步，寻觅春姑娘留给大地深情的吻……寻找失落的爱，